國朝文錄

潛研堂集文錄引

潛研堂集嘉定錢曉徵先生著嘉定爲歸震川先生遊處之鄉文章代有傳序而値乾隆中葉講求漢學之時博古之儒雲集都下、先生相與上下其議論、故考索尤精嘗著廿二史考異一書自謂不索小疵不持空辨實足爲後學指南、集中列答問十二卷說經考史率多精核亦間發大議卓然不刊、如濮議是歐公而非兩制、祧廟議是趙汝愚而非朱子、又以汝愚定內難爲微倖成功是也文則論多卓見記無浮響紀事有體裁墓誌銘亦工裁翦、序多撫實不能純以神行須分別觀之傳詳闊萬愚戴江陳諸公之說意

在重表其人而于文體未免少累題跋與書可觀者多不能備錄答問則全不錄以為此皆可以別行不當與文並論猶榕村全集不錄觀瀾等錄意也段若膺序謂其文非好為古文者比中有所見隨意抒寫而皆經史之精液其理明故語無鶻突其氣和故貌不矜張其書味深故條鬯而無好盡之失法古而無摹倣之痕辨論而無叫囂攘袂之習可云知言擇而存之雖以繼震川之一派可矣上高李祖陶

潛研堂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潛研堂文錄卷一

嘉定錢大昕竹汀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上高嚴守和選

春秋論

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奈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曰崩曰薨曰卒曰死以其位爲之等春秋之例書崩書薨書卒而不書死死者庶人之稱庶人不得見於史故未有書死者此古今史家之通例非褒貶之所在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解此則無穿鑿意矣）魯之桓公宣公皆與聞乎弒者也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薨無異詞

文姜淫而與聞乎弒者也。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亦書薨書小君。無異詞書薨者內諸侯與小君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

匿、屑、拼、析

然猶可曰此爲君諱爾公子遂之弒其君之子季孫意如之逐君。皆大惡也。其死也。亦書卒無異詞書卒者內大夫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宗國諱爾。吳楚僭王之君也。鄭伯寤生射王中肩者也。宋公鮑與聞乎弒者也。其生也書爵其死也。書卒皆無異詞書卒者外諸侯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亦不奪之也。弒逆之罪大矣。以庶人之例斥之曰死可乎。曰不可。是諸人者論其罪當肆諸市朝。僅僅夷諸庶人不足以蔽其辜。論其位則

彼固諸侯也大夫也夫人也未嘗一日降爲庶人而我以庶人書之非其實矣紀其實於春秋俾其惡不沒於後世是之謂褒貶之正也後之學春秋者乃有書死之例其說本於檀弓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史家未有書君子之死曰終者而獨書小人之死吾不知其何義也古書未有以死爲貶詞者以舜之聖而尚書曰陟方乃死死果不美之名乎孔子曰予死於道路乎又曰予殆將死也孔子肯以小人自居乎死而不朽謂之命終尚書謂之考終命否則徒死而已檀弓之言與曾子啓手足之意相近非爲紀事者言之也顏子大賢也而論語書之曰死且屢書不一書莊子老氏之

徒也而其書有曰老刑死皆非貶詞也褒善貶惡之義莫備於春秋謂春秋之法有所未備而以意補之豈後儒之識能加孔子之上乎哉或曰先儒所重者善善惡惡之大義自我作古不必因乎春秋曰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班固以上中下九等品古今人後世猶且嗤之況以死與卒二者定君子小人之別其權衡輕重果無一之或爽乎楊雄之仕於莽於去就固不無可議（示楊之論）然方之劉歆甄豐之徒何如方之莽操懿裕之徒又何如有王者起而定其罪輕重必有別矣操懿尚不能槩以死書之何獨責於雄哉後漢之名臣曾仕莽者不少執此例而充類至盡史之得書

平者少矣有書有不書是爲同罪而異罰後人求其說不得則上下其手豈以法吏舞文之術行之此又非作者之意也稽之於古書死未足爲貶詞即以其例求之則予奪之際殊未得其平而適以啓後人之爭端故曰明乎春秋之例可與言史矣

此與下篇雖以春秋標題其實皆辨朱子綱目也卓識偉論證據分明足以懸之百世

春秋論二

昔唐人撰天后本紀。次高宗下。而沈既濟非之。以爲當合於中宗紀。且引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請每歲書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當時議竟不行。至紫陽綱目出。始采其說。每歲首書帝所在。又嫌於用武氏紀元。乃虛引嗣聖年號。自二年訖二十一年。至神龍反正而止。（直是怪事）於是唐無君而有君。中宗無年號而有年號。後儒推衍其例。以夏少康始生之歲爲元歲。而夏之統不中絕。又有議引漢孺子嬰居攝之號而黜王莽紀元。以存劉氏之統者。此亦極筆削之苦心。而稍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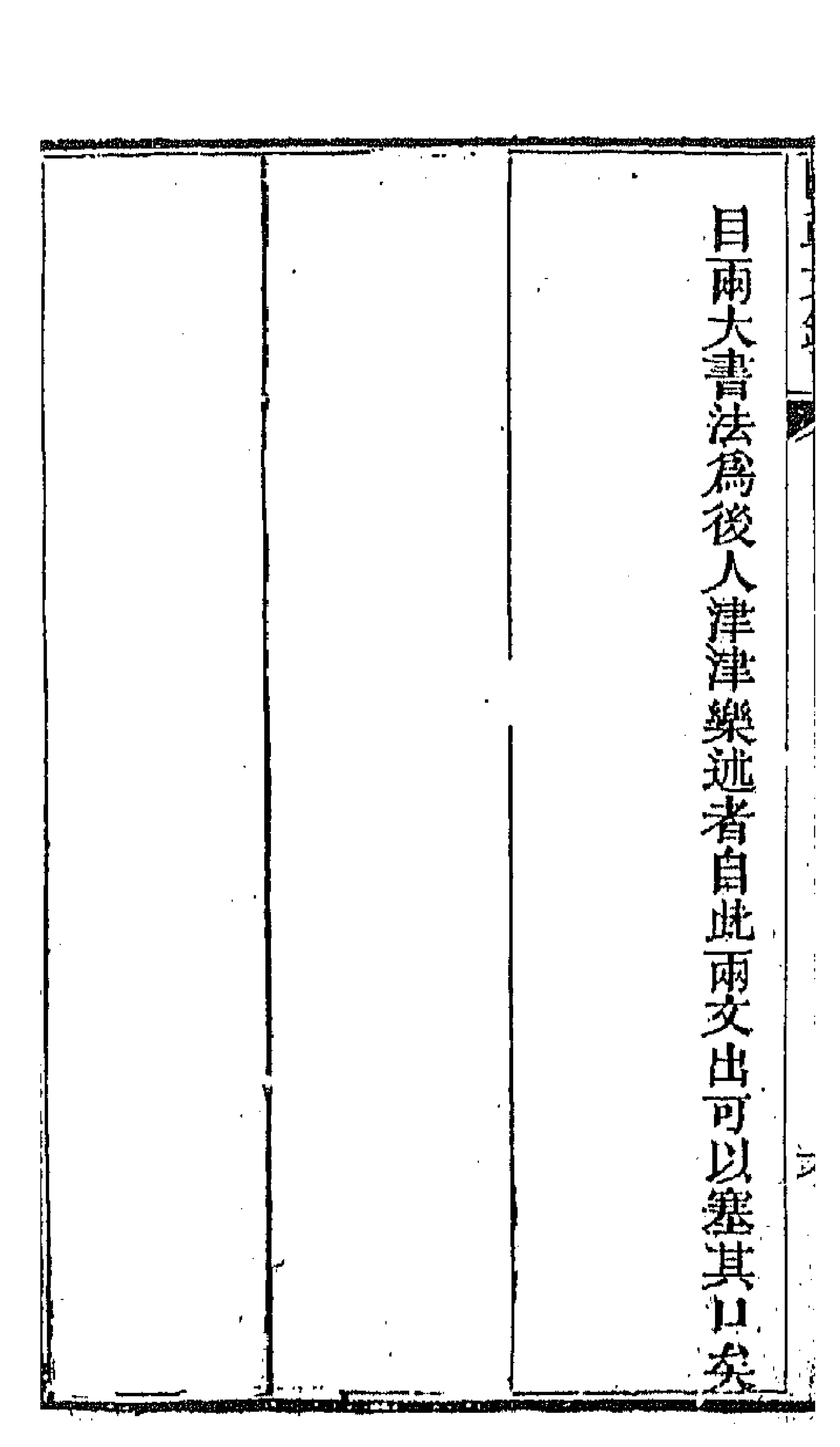
天之妙手矣謂如此而合於春秋之指則愚竊未敢以爲然也魯昭公之出也魯未嘗立君魯之臣民猶君之也（諸儒忘却此意故議論紛紛）若齊若晉猶以諸侯之禮待之也昭雖失國而未失位（此等堅如鐵鑄）故生稱公葬稱我君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皆昭在位之年也非春秋强加之也昭公之喪至自乾侯而嗣君始即位於柩前明乎魯人猶公之也公之號未替故春秋據實而書之非已降而虛尊之也昭公之在外者七年而歲首書公在者三其始居於鄆鄆本魯地則猶在國也故不日公在鄆也乾侯非魯地則謹而書之猶襄公二十七年書公在楚（妙在看得平常）也此亦方策之例非春秋之特筆也唐之中宗尊號已去此亦山

陽公陳留王之類也武氏篡奪已成其紀元也猶晉泰始宋永初之類也沈氏欲以春秋貽公之事例之是不然矣或曰武氏雖篡唐之臣民未嘗忘唐也緣臣子之心而書之奚爲不可曰漢之亡其臣民亦未忘漢也今有編漢魏之年者改黃初二年爲建安二十六年歲首書曰帝在山陽邸以爲緣故臣之心而書之可乎不可乎頃在京師優人有演南陽樂傳奇者諸葛武侯臥病五丈原天帝遣華佗治之病即已無何遂平魏吳誅其君及司馬氏父子觀者莫不撫掌稱快唐中宗嗣聖紀元之有二十一年此南陽樂之類也或曰晉之東也河西張氏稱建興者至四十餘年唐之亡

也河東鳳翔稱天祐者十二年古之人固有虛稱年號而無其實者矣（得此則無事矣）曰史者紀實之書也當時稱之吾從而奪之非實也當時無之吾強而名之亦非實也建興天祐之君已亡其紀年已替然一方固猶稱之矣河西之人知有建興不知有建武太興也河東鳳翔之人知有天祐不知有開平貞明也欲一國之事用其本國之元自古良史之法固如此嗣聖紀元止一年耳自二年以至二十一年皆後人強名之而非其實也非史法也自古以擅奪而立國者多矣幸而統一寰宇則不得不純以天子之制予之要其篡奪之惡自不可掩不係乎年號之大書與否也若云絀其年號以貶

之則書其年號者卽爲褒之也如晉如隋又何褒焉武氏之惡極矣後世小夫婦人無不醜之不待紬其紀元而後亂臣賊子懼也紀嗣聖之年不能不紀武氏之纂唐祚之中絕非後人之筆得而存之也審矣彼中宗者以嫡嗣而承大統不能防閑其母使國祚移於外家此唐之罪人也論春秋之義當在貶斥之例唐之臣子不得已而以中興稱之後之論世者無故而虛加以尊號者廿年是亦不可以已乎旣濟唐臣惡周之厠唐而爲中宗諱尚爲有說後儒遂以爲春秋之例如此是誣經也

諸儒紛紛之說自以爲取法春秋其實正坐讀春秋未熟耳綱



目兩大書法爲後人津津樂述者自此兩文出可以塞其口矣

梁武帝論　陪說已〇[illegible]大適

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者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納諫以救之。是故血氣之强壯。非不可恃也。而諱疾而不愼者。身雖强必夭。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亡。昔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業。在位四十餘年。修禮正樂。祥瑞畢臻。迹其生平。無大失德。而終於國破身亡。爲天下僇。史臣以爲耄年委事權倖之故。夫權倖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佚。始得售其欺。武帝博通經史。洞盡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皁

悵食無鮮腴五十外便斷房室不可云淫與侈且其時所稱權倖
者不過朱异耳以言乎倖既非閎籍之倫以言乎權亦非梁竇之
亞侯景之納降出自帝意而异特贊成之故帝終不以是咎异謂
一异足以亡梁非篤論也然則梁何以遽亡曰梁之亡亡於拒諫
特識
而自滿也方創業之始沈范周徐大都非骨鯁之彥譏前之失休
文已早識之及臨御日久舊臣彫落以爲天下皆莫己若也而惡
人之譏言譏言不至於前則所用者皆容悅謟諛之徒無有爲梁
任事者而梁之亡形成矣觀於賀琛之諫非甚激切而武帝口授
主書誚讓幾二千言曰貪殘曰姦猾則詰其主名曰深刻曰煩費

則窮其條目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指斥而後已嗚呼武帝豈誠以長吏爲無一貪殘百司爲無一深刻朝廷無一妨民費財之事也哉不過塗飾一時耳目以箝諫者之口謂可欺天下後世爾且其言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正賦之外別有私蓄要皆國家之物帝與宮人非能耕織豈有不食國家之食之理以是推之多見其僞而已矣夫琛所陳四事者雖中當時之弊猶不至於亡也病在自以爲是而惡人之言言事於人主之前人情之至難也引而進之猶懼其弗言責而怒之誰復爲言者以四海之大百司之

然無一人能爲朝廷直言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何也正人者朝廷之元氣也無直言則正人之氣不伸而夸毗體柔之徒進而用事虛美熏心實禍閉塞識者知有土崩之勢而宴然猶以爲金甌無缺也當此之時雖無侯景亦不免於禍何也元氣衰則百病皆（警醒起瞽）得而殺之不必癰疽之能殺其身也雖然以武帝之聰明才畧豈不知爲其身與其國計特以自信太過視諫諍之言皆浮而不切於務徒足以損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詎知禍之一至於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納諫始

拔本塞源之論可爲萬世炯鑒與縣文定公有三習一弊疏謂

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遂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古今英主未有不患此者何况梁武帝

續通志列傳總序

臣等按通志倣史記以成書而列傳則用班氏之例如漢之蕭曹周陳諸人史記列於世家者並以列傳概之亦諸史之通例也其傳三代以上人物例采春秋內外傳補益之漢魏至隋則純取諸史之文惟唐書與五代史以本朝大臣所編不敢輕議故不及焉

臣等今奉

詔續修自唐迄明以次纂輯一準夾漈之例惟是鄭氏所撰列傳沿襲舊文略無增損頗爲後儒所訾或因馬班陳范史家鉅手文本備嚴可無更易抑亦以一人之精力有限規模粗定亟於成書參攷異同有所未暇云爾若夫唐有新舊二書體例

各殊詳略互見其中事蹟彼此矛盾者未易枚舉苟非折衷以歸於一無以傳後而信今至於宋元諸史卷帙尤繁其中或一事、而屢書一人而兩傳倘僅鈔拾陳編以爲新志將恐架屋疊牀徒多而不適於用昔歐陽修之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司馬光之通鑑別爲攷異一書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後儒取以分注本條之下讀者便之臣等今所編輯竊取二家之義凡正史所載事之無關法戒人之無足重輕者稍刪節之又史以紀治忽之迹非取詞章之工如魏徵陸贄之論事劉蕡之對策皆經國名言所宜備錄至韓愈進學解、平淮西碑柳宗元貞符、與許孟容書之類文雖

工而無裨於政治亦可從删又以史臣載筆或囿於聞見采訪非該或怵於權勢予奪失當將欲補亡訂誤必當搏涉羣書攷唐宋遼金元明正史之外可備取材者編年則有司馬光朱熹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陳桱薛應旂王宗沐商輅別史則有曾鞏王偁葉隆禮宇文懋昭柯維騏王維儉邵遠平典故則有杜佑王溥王欽若馬端臨章俊卿王圻傳記雜事則有溫大雅劉肅韓愈王禹偁鄭文寶林坰馬令陸游張唐英宋敏求李心傳徐夢莘杜大圭徐自明王鼎劉祁元好問蘇天爵陶宗儀鄭曉王世貞沈德符孫承澤等遺書具在以及碑版石刻文集選本輿地郡縣之志類事

說部之書並足以證正史之異同而補其闕漏今搜采諸書詳加折衷其可徵信者則增入正文其當兩存者則付之分注若史文舛譌加以駁正皆必依據古書匪敢自逞臆見仍注於逐條之下以便省閱又如五代史之文甚簡宋元史之文甚繁此在各自成書原屬不相沿襲今既彙為一編則前後繁簡未便懸殊茲于文之簡者訪舊聞以裨其遺文之繁者芟冗詞以舉其要務在彙累朝之制作入浹際之型模雖則取材正史不徒襲用舊文庶幾仰副我

聖天子右文稽古實事求是之盛意焉諸史每傳之後復為論贊

惟元史無之夫良史之職主於善惡必書但使紀事悉從其實則萬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揜奚容別爲褒貶之詞夾雜之不載論贊允爲有識今亦仍其例云

據此序續通志列傳出先生手斟酌折衷實出本史之上可謂鉅觀矣惜不得此書而一讀之

半硯齋記

吳君岑渚博雅好古居吳城之西距郭十里而近門臨谿流綠淨見底右倚支硎天平諸山朝暉夕陰雲烟變幻可得於几席之間其讀書之室才容十笏圖史筆硯之外無他物岑渚嘗得高士湯巖夫篆書半硯齋三字因以顏之巖夫之題吾不知其何所取也岑渚適然而有之遂適然而名之已而岑渚得斷硯一背有凡夫小印微損驗爲寒山趙隱君故物置之齋中此齋眞有此硯矣凡夫居空谷中以著書爲樂硯失其半雖重棄之於心必有所不足更二百年岑渚得之反若以半爲佳夫有成與虧者天之數無成

純用中鋒毫無偏側

與虧者人之心謂全之不如半者非也謂半之必不如全者亦非也適然而與吾心相期吾因而取之夫豈有全半之見存也哉曩者蔣西原編修爲岑湝題詩因言嘗見凡夫寶符硯於法螺菴何義門學士方試此硯作草書編修年少爲之展紙此事忽忽逾三十年硯不知淪落何所因慨然歎半硯之得所歸今春岑湝偶過法雲禪舍則寶符硯與義門之書儼然在焉蓋法螺僧不能守轉鬻之它所岑湝乃買歸與半硯同列齋去寒山不遠而齋中之人恬淡樂志猶凡夫也故硯之留此爲得其所然而編修又不及見矣岑湝因巖夫之題而得凡夫之硯又因半而得其全者人謂造

物之巧于作合而要皆適然而有之天下之巧于合者何莫非適然者哉硯不止于半而仍以半名齋不忘舊也而不知者且以爲（眉後三敘）全之果不如半也

其事甚奇而其文特妙筆端矯變含味無窮

可廬記

吾弟晦之名其讀書之所曰可廬請予記之夫廬之義主於寄古者井田之法田中有廬人各二畝有半方春畢出以修農事而周官遺人所掌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五十里之間有三廬一宿以待賓客之過者賈公彥言廬有四義約舉之不過中田之廬與十里之廬二者而已中田之廬春夏居秋冬去若十里一廬客至者過而不留俛仰之間迭為主客更何係著之有漢世宮殿之外周廬千列官吏直宿其間謂之直廬而儒林講讀之舍亦稱精廬至於諸葛草廬焦先瓜牛廬則又甄遁者之所託焉廬之名

通乎上下而其寄寓之義則一也予嘗慼人生百年少而壯而老若白駒之過隙四支百骸其寄於天地之間無多時耳宮室居處則又四支百骸之所寄焉者往來遷徙變幻無常而懷居之士乃必重堂高閣燠室連房窮水石之工廣田園之利自謂身可長保花蔭子孫豈知樊重之陂移於庾氏沁水之園奪于武陽此易所以著豐屋之戒而淮南所譏天化亂陳細不治身夫本道者也古之超然遠覽者隨遇自足不顧乎外廣廈可也陋巷亦可也承明之廷可也環堵之室亦可也視宮室之美猶廬舍然寓意而不留意故無往而不得其可蓬戶甕於洞房衡門樂于重屋所寄在是所安即在是藏之間

舍求田刺促不休者何可同日而語哉晦之好讀書而不汲汲乎榮利之嗜其名廬之意蓋蘄至於古之隨遇自足者抑予又有進焉夫理之所在有可不可境之所值無可不可晦之能安於境之（再題一解）可必能辨於理之所不可慼浮生之如寄將好修以爲常千以希知道之君子矣爲不可乎

前寫廬後寫可文與題俱妙

。。西谿別墅記

吾友陸君豫齋、唐高士甫里先生之卅四世孫、承先賢遺緒、敦本睦族、勇於爲善、旣建甫里先生祠於虎邱山塘之南、又構小園於祠之側、顏之曰西谿別墅、屬予記之。攷甫里先生卜居吳郡之臨頓橋、其幽居賦云、門臨鶴市。地接虎邱。又嘗與皮襲美西谿澗泛唱和之作、載於松陵集。則茲山爲先生流連觴詠之地、九原可作。其必有樂乎此矣。相傳甫里祠有淸風亭、光明閣、雙竹堤、杞菊畦、垂虹橋、鬬鴨池諸勝。今皆鞠爲茂艸。豫齋慨然傷之矣。於別墅倣其名目、隨地勢曲折而布置之。高者爲隄。窪者爲池。傑然者爲閣。

翼然者爲亭水石清曠卉木敷榮拓地屋百弓而菀得笠澤松陵之趣蓋不徒存甫里之故蹟而兼得甫里之性情者也予嘗讀唐書本傳稱李蔚盧攜皆與善及當國名拜左拾遺詔方下而卒疑若少假以年不必以高士終者及攷兩人入相年月參以笠澤叢（等閒折出此豈徒思所能到者）書唐詩紀事而知史之未可信也兩人之並相在乾符二年乙未至五年戊戌而相繼罷去拾遺之召當在此數年間而叢書之成在乾符己亥則其時先生猶無恙計敏夫謂卒於中和初中和又（至此才見精）在乾符之後盧李二公皆先沒矣然則先生雖以拾遺名而堅辭（思之至身）不起終全甘遯之操豈藉終南爲捷徑而捧檄色喜者哉士君子

高尚其志必不慕乎一時之榮而後能收千秋之報迄今過西谿而瞻拜祠下者流連慨慕共仰爲百世之師而又有賢裔如豫齋者誦芬詠烈克紹家聲祠得地而益彰地有墅而愈勝高山景行俎而豆之將終古無極視左掖之榮所得爲何如也世徒惜先生之不及應名而不知先生乃名而不出此所以爲眞高士古人以三高並稱予謂少伯功名中人固非其匹季鷹雖知幾猶多入洛之舉較之先生尚遜一籌也試質之豫齋其以我言爲然否（此亦儆評）

前幅記墅後幷考出當里之高先生文所以可貴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順治二年五月王師下江南豫親王多鐸遣降臣前鴻臚寺少卿黃家鼒安撫蘇州巡撫霍達遁走道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至郡家鼒方勞軍西察院文驄直入執家鼒及從者數人盡殺之副使周荃匿民間得免歸報豫王且請兵吳郡被兵自此始六月兵部侍郎李延齡入蘇州分兵徇屬縣以張維熙爲嘉定知縣以徐州總兵官李成棟爲江南提督[illegible]吳淞閏月成棟前隊兵過縣東大掠己丑成棟與副將梁得勝以戰艦百餘至宿東關外庚寅成棟入吳淞巨艦悉艤東關外留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壬辰始下

以薙髮起

薙髮之令士民皆不願遂謀舉事諸鄉稱義兵者不約而集矣是

時舉人王霖汝及弟諸生楫汝起六都得七百人號王家莊兵監

紀知縣支益起石岡得千人號石礪兵南翔大姓招募二千人號

南翔兵婁塘羅店外岡先後競起亭午鄉兵大集至東關外攻得

勝得勝據高岡令弩箭手自上射鄉兵皆應弦而倒南翔兵最先

登矢傷一人卽退石岡兵匯之爭亦却獨王莊首領都司許龍嗇

勇直前戰頗力亦中流矢死鄉兵幾潰而外岡婁塘兵接戰甚力

廿三都民素輕趫善鬭殺獲最多夜漏下數刻各鄉兵齊至舉火

燒得勝船四十餘艘一時俱盡成棟所掠金珠刀劍及婦女姝麗

在舟中者。皆爲灰燼。得勝僅以身免。龍字雲美、有膽畧。嘗在閣部史可法麾下。感其知遇。恨不從死。故視死如歸。丙申、成棟遣精騎赴太倉調兵。爲羅店鄉兵所遏。不得達。是夕月食旣、占曰食盡無光。百姓死。城邑空。丁酉、左通政侯公峒曾(出土人(?))、臥病蟠龍江。遣其二子元演元潔入城。聚士民爲城守計。進士黃公淳耀、與其弟淵耀亦至。勸元演作書趣其父速至。鄉兵亦列幟往迎。成棟恐。銳攻羅店屯兵。馬橋與鄉兵接戰而潰。遣銳卒繞出陣後。鄉兵遂潰。諸生唐景曜、嘗檄數成棟之罪。至是被獲。磔于市。諸生唐培、率兵巷戰不勝。被獲。大罵不屈。刃已加頸。尙呼豈有此理。語未絕。身首異

處矣諸生朱霞張小繖登屋鳴金欲集衆復戰身被數創墮河死己亥峒曾入城與士民公議畫地而守峒曾守東門諸生朱元亮龔孫玹金起士及其二子元演元潔佐之淳耀主西門淵耀佐之嘉興教諭龔用圓舉人張錫眉主南門諸生夏雲蛟唐昌全等佐之北門亦峒曾爲主而大學生朱長祚雲南按察司僉事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衆皆踴躍縛袴執刀以從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剿義師維堞依地段分廂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則峒曾淳耀二人決之庚子逐新令張維熙以前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侯黃又

遣人賫名刺訪境內拳勇少年悉名致之具賓主禮假以辭色令歸集衆（發召壯人）且勉之曰人孰無父母妻子諸君能倡義兼可自爲不獨爲人也衆皆感激思盡力鄉兵益盛癸卯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往太倉調兵至縣北關鄉兵逐之殺其五騎餘騎將過倉橋城上連發大礮殺三人一馬其一黃蘇紅線佩刀者成棟弟也餘騎遁歸吳淞相謂曰吾等皆高鎮勁兵自降

大清所過風靡何物蠻子赤身打仗所至成列未及十日已損我副將六員矣時前總兵吳志葵駐兵泖湖峒曾等累致書乞援志葵不得已遣游擊蔡喬以兵三百人赴之乙巳喬軍至皆羸弱又强半市人子不習戰

唯喬頗勇健。使雙鐵鐧。右手重二十五斤。左手重二十斤。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留城內。身自率兵營于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城。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此計穩甚)當事者猶豫不聽。令泊舟南關外。丙午、成棟聞喬軍至。遣諸將銜枚疾馳。晨至東關。喬軍出不意。多赴水遁。喬臥舟中。聞變驚起。持鐵鐧躍登岸。奪一馬乘之。血戰良久。力盡幾陷。東門人徐福。躍馬深入挾之以出。喬又與福衝入陣以救餘軍之陷沒者。遂引兵南歸。鄉兵見喬敗。不復能軍。　大軍乘勝薄城。城上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己酉成棟悉兵過嘉定城北。入婁塘。駐營磚橋。鄉兵環聚

攻之。步騎不敵。死者過半。日暮。成棟鳴金收兵入營。縱酒不備。七月庚戌朔、鄉兵復集于碑橋。成棟縱兵擊之。杭文若者、杭家村氏也。年少力多。執紅旗先進。其儕毛玉佩繼之。殺騎兵三人。　大軍攢矟刺之。皆死。鄉兵驚散。諸生徐文蔚、率其徒血戰。大呼後隊速進。無有應者。文蔚猶不退。亦死之。　大軍乘勝追北。鄉人奔走自相蹂踐。死者無算。遂屠婁塘。成棟遣人持榜諭城中速降。誓不殺人。峒曾等夙以忠義自許。得榜寸裂之。督民運甎石固守。壬子、大軍攻城。城堅。礮不能入。乃舁板扉置東北城外。伏健士鑿大穴垂陷城中用巨木塞之。不得入。　大軍專攻北門。欲從水竇入城、

中復下巨石塞竇不能入是夜　大軍攻城益力礮如雨下五更大雷雨峒曾父子與諸紳士仗劍立雨下見守陴士飢疲不能支漸有散去者亟往勸止已不能禁矣癸丑　大軍自東門斬關入峒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呼二子速去行數步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死分也祖母在爾等應代我奉養戀我何為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見殺峒曾望拜投池水騎兵引出斬之成棟命梟示西門竿令懸於峒曾門左越三日　大軍已去忽懸絕墜地鬚髮赫然如生太學生朱之熙過之亟捧歸函送厥頭故居求身屍不得其僕號于路曰主人殉難時著黃紗袴以絲絲帶繫襪有童子知

（續峒曾）

之指其處驗之良是遂合而瘞焉淳耀守西門聞城破乘一馬南行弟淵耀親爲執鞚至城南隅西林庵主僧無等獻茶畢索紙筆謂僧曰大師急避兄弟卽自此別矣遂鍵戶取筆大書曰明進士黃淳耀以某年月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朝廷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泯此心而已書畢再拜顧視淵耀縊梁間矣遂縊於左張錫眉聞城破先驅其妾溺水死作絕命詞畢自經死龔用圓抱其兄用廣大慟曰我祖父淸節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因共溺死明日得其屍兄弟猶握手不解云弟用厚攜家出避尋亦自溺

用廣用厚皆諸生夏雲蛟被執堅臥不屈死朱元亮龔孫玹朱昌祚唐昌全皆見殺唯唐容禹被脅取金帛得釋越六日後爲軍人所掠索金帛不得攢槍刺死金起士痛哭不食死其餘諸生之死於兵者王洞朱袞趙惟賢陶恕先孫和京金堪士龔元彬貢士則王雲程太學生則金德開德開臨死猶執家訓不去手諸生吳耀夫婦被執至死罵不絕口諸生潘大倫聞難縱火焚其家飲大醉自溺死諸生陳師文亦自溺死是日成棟下令屠城老幼無得免者乙卯成棟還兵駐太倉以州人浦嶂攝縣事縣民猶未肯薙髮(以薙髮結)璋請於成棟以二十七日再引兵屠城於是廩生宣爽愉以留髮

梟首東門廩生婁復聞嶂友也被縛時呼璋字曰君屏幸釋我嶂不應并其妻子及姊與甥皆斬之

敍亥歷稔如畫眞神明于史法者

古文尚書攷序

古文尚書出于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眞也謂梅本不可

三辨知并以斯之

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于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眞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

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即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尙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眞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別稍九共篇分爲九）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別稍典分爲二說分爲三盤庚分爲三顧命分爲二）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于壁經甚大先是太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闇合而於太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卞古先生之精而約也今士大夫多尊崇漢學

實出先生緒論其所撰述都次第刊行獨是編伏而未出顛宋生子尚得之江處士艮庭許亟梓而傳之而屬序于予予弱冠時謁先生於泮環巷宅與論易義更僕不勸益謬以予為可與道古者忽忽卅餘載楹書猶在而典型日遠綴名簡末感慨係之乾隆壬子三月既望序

言之畫然無一剩字出他人手定逾千言此先生文之所以為佳

蘇詩合注序

注東坡詩者無慮百數家。今行於世者。唯永嘉王氏、吳興施氏、及近時海寧查氏本。王注分類經後人刪幷。然流傳最久。施注世無完本。宋牧仲尚書屬幕客（邵子湘）補足。刊于吳中。頗詈王氏之謬。而于施注多所芟改。殊失古人面目。查氏依施本補其未備。後來校刊悉去施注。學者又以兩讀爲病。此大鴻臚馮星實先生合注之所由作也。先生博極羣書。與古爲徒。沈酣于東坡詩者有年。精思所感。形于夢寐。又得宋槧五家注、元槧王狀元集百家注舊本。稽其同異而辨證之。於宋代掌故人物。則采李仁父長編、及各家文集、諸

道石刻一一增益斯又足裨前人之闕漏而爲論世之助者也頃
先生以待親辭榮歸里書成之日予得受而讀之循環三四味之
彌旨竊謂王本長於徵引故實施本長於臧否人倫查本詳於攷
合註之書體是如此如此作序才非[illegible][illegible]虛辭
證地理先生則彙三家之長而於古典之沿譌者正之唱酬之失
攷者補之輿圖之名同實異者覈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標
舉姓氏其虛懷集益又如此若夫編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編次失
當者隨條辨正而不易其舊則先生之愼也立言愈愼攷古愈精
披沙而金始露鑿石而泉益湧是書出而讀蘇詩者可以得所折
衷矣昔范至能與陸務觀談及注蘇詩陸舉九重新埽舊巢痕遙

知叔孫子已致督諸生句極言注之不易謂必皆能知作者之意然後無憾厥後務觀序施氏書雖稱其用功深歷歲久而終之曰亦幾可以無憾幾之云者意若猶有未滿焉如先生之博聞强識重之以知人論世之學使務觀見之其必快然無遺憾也夫

品題恰當不差累黍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宋孫明復先生小集雜文十八篇詩三篇泰安聶君鈫手鈔藏於笥者有年懼其久而湮沒也乃謀付梓以廣其傳詒書京師乞予誌其刻之歲月案歐公誌先生墓稱公病時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就其家得書十有五篇藏於祕閣宋史則云得書十五萬言予謂先生立言主乎明道非若文人以繁富相矜史家得於傳聞不若歐志之可據此本有十八篇殆後人別有所據附入之耳當宋盛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士若歐陽氏二蘇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經蘄以矯學究專已守殘之陋而先

生實倡之。觀其上范天章書，欲名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

（此言述為南宋朱子北山影子）

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氣可謂壯哉。元明以來，學者空談名理，不復從事訓詁制度象數，張口茫如，則又以能習注疏者爲通儒矣。夫訓詁名理二者不可得兼，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者，其人必豪傑之士也乎。（非常皆皆觀見也）故因讀先生文而記之。

（此言極是欲是丹）

尺幅中包函甚大，非論世以知其人者不能爲此言，非服古而極于醇者亦不能有此筆，宜其藐視望溪也。

甌北集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譏之。云詩篇雖小技。其原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乎枘鑿不相入。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戸之別。實啓於此。究其所謂別材別趣者。只是依傍仿壁。初非眞性情所寓。而轉蹈于空疎不學之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眞材逸趣以驅使之。則藻采雖繁。其味不屬。又何以

解祭魚點鬼抃駱駝掉書袋之誚乎夫惟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孫此境頗難其人）

趣有兼人之學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

卓然自成為一大家今於耘菘先生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於書

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早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苑應制賡和頃

刻數千言

當宁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徼觀察黔西備書填

委日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橫山範水感舊懷人

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境凡三變予所以不置其）

（合體分編）

即有一境之詩以副之如化工之賦草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

南北蹊方枝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即可升秩槐棘且在方面有循良聲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憑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耘菘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菘蓋自知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託于老子之知止焉爾試質之耘菘

其以吾言爲然乎否。

詩必書卷興趣兼到最爲篤論然雪松詩得失又別有在予論之詳矣茲不贅

潛研堂文錄卷二

嘉定錢大昕竹汀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上高李福祚申耆校刊

跋宋史

自史遷以經師相授受者為儒林傳而史家因之洎宋洛閩諸大儒講明性道自謂直接孔孟之傳嗣後儒分為二有說經之儒有講學之儒宋史乃刱為道學傳列于儒林之前以尊周二程張邵朱六子而程朱之門人附見焉豫章延平非程氏弟子以其得程之傳而授之朱氏亦附見焉其它講學宗旨小異于朱氏者則入

之儒林不得與於道學其去取予奪之例可謂嚴矣愚讀之而不能無疑焉夫劉彥冲胡原仲劉致中朱子之師也而不與呂東萊陸子靜朱子之友也而不與其意以爲非親受業于程朱者皆旁支也不得以干正統也而獨進張南軒一人南軒非受業于程氏者也（如此辨駁作史者當無辭以對）南軒與東萊俱爲朱子同志進南軒而屏東萊此愚之所未解也程氏弟子首稱游楊呂謝而與叔兄弟獨不與以附出大防傳故也列傳固有附見之例然南軒不附于父二呂獨附于兄一篇之中忽變其例謂非有意抑呂乎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朱氏門人多矣獨進黃幹等六人而蔡元定父子棸味道廖德明祇列之

儒林夫蔡氏父子之學自黃直卿外殆鮮其匹而屏之不與道學之例此亦愚之所未解也邵伯溫不附于康節傳而張戩附于橫渠傳此亦史例之未一而愚之所未解也嘗聞之鄭康成云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故儒行之篇載於禮記莊子云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記者以爲指孔子也周程張朱之學雖高出於後儒方之孔子則有閒矣謂之曰儒又何慊焉韓子云道與德爲虛（然儒亦有君子小人）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自黃老之學與其徒皆自號道家焉樞有道學傳二十卷乃列仙集仙傳之類爾謂道學之名必美于儒林者非通論也雖然周程張朱之學固高于宋諸儒矣

史家欲尊之何如而可曰史家之例凡道德文藝顯著者各有專傳其列于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孔子與七十二弟子史記未嘗列于儒林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韓愈皆自有傳元儒無出許衡吳澄之右者亦自爲傳愚以爲周程張朱五子宜合爲一傳而於論贊中著其直接聖賢之宗旨不必別之曰道學也自五子而外則入之儒林可矣若是則五子之學尊而五子之道乃愈尊五子不必辭儒之名而諸儒自不得並于五子彼修宋史者徒知尊道學而未知其所以尊也

所言皆是一段言其去取不當二段言其列名不通三段別爲

處置尤宜愼築明史于薛瑄王守仁亦皆有專傳不別出道學一門殆同此旨

跋柯維騏宋史新編

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又能攷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鑑可以當之朱文公之綱目雖因温公之書無所增益而義例謹嚴猶能成一家言若薛方山之續通鑑于宋遼金元四史尚未能尋其要領況在正史之外乎柯氏宋史新編較之方山用功已深義例亦有勝于舊史者（予向嫌其諸賢發疏刪併大過）惜其見聞未廣有史才而無史學耳後之有志于史者既無龍門扶風之家學又無李淑宋敏求之藏書又不得劉恕范祖禹助其討論而欲以一人之精力成一代之良

史豈不難哉

此言可爲卒爾操觚者塞斷後路愚謂如邵遠平之元史類編

庶免此誚

跋陶淵明詩集

靖節爲陶桓公曾孫。載於晉宋二書及南史。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世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重。詠既名父之子。說又新奇可喜。恐後來道人惑於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舍丞相靑。然後頌揚長沙勳德。卽以已之祖考承之。此士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武帝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

書稱文而闕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則是宋書亦未寓目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此亦出宋書之文而闕又以訾昭明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有十三歲即使傳有舛錯亦當先訾休文況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且使士行與淵明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勳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靖節千秋高士豈宜有此其謬三也闕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闕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嘗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

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既位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可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爲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理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似有倬隙可指（此跡頗難補）今以晉書攷之士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固其宜矣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詩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而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

也閩又云僦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不同攷尋陽郡即廬江所分而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郡未分之前淵

此尤看得融洽近代郡邑志小往往爭地爭人皆不知此理者也

明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仍同也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辭云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藉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戊申八月讀靖節集竟因書於後

所辨皆當近寻師 陶雲汀先生合註陶詩于年譜中辨之尤悉

鏡喻

五官莫明于目而有黑子而目不知焉在其為明也目能見物而不能見吾之面假於鏡而見焉鏡之貴不如目鏡不求于目而目轉求助於鏡然世未嘗以鏡之助目而咎目之失明鏡何負于目哉客有任目而惡鏡者曰是好也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為久之視世所稱美人鮮當意者而不知已面之黑子泰然謂美莫已若左右匿矣客終不悟悲夫

（一點便明）（一句一轉一轉）（一篇此中有無限意味而正意總不說破任人自領）

寓意甚深文亦高古非韓莫辦

弈喻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筭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已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

（此明說）

（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爲恕道人苦不自知耳）

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弈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

也理之所在（此言尤說得淵入）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眞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嘲無有已時曾觀弈者之不若已

予有此病讀之當以為戒

兩馬

主人有兩馬。一赭白。一青。其齒相若。調良又相若也。試之行而校其里數。則赭白者日贏二十。主人才之。被以黃金鞍錦障泥。異槽而飲之。出入射獵。必以從。青馬惟䭾水芻而已。閱二年而赭白死。欲乘青馬。鞭之不前。乃舍勿乘。更二十年。終于櫪下。主人曰。是凡馬也。而壽于赭白。意者造物忌才乎。將修短有定命乎。其夜。青馬見夢于主人曰。子以吾眞不如赭白邪。吾與彼皆凡馬也。力之所不及。吾能安焉。黃金鞍錦障泥。于吾何益。吾故不肯窮極其力以殉之。彼强其力以求勝。故不久而傷其天年。然自主人乘赭白驚

而歷者歲率二三而吾未嘗一日貽主人憂子奈何優彼而劣吾主人覺以告廄吏廄吏曰是非知命者彼知生之可樂而不知榮之可樂也以凡馬而冒神駿之名而享其利豬白之所得視彼多矣若夫驚而歷主人愛其咎而未嘗以咎馬則豬白亦智矣哉

以術才而官腐士之稱雖彼人笑馬而好官終彼為之

中間正論後幅滑稽然彌足以醒迷覺夢先生之所感者深矣

此與上兩篇皆奇文在集中為另成一格

與友人書

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嘗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橅視世俗冗蔓獶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于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于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

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詬歐陽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勳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閒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餖飣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于傳奇之演釋優伶之賓白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歎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

姚姬傳惜抱軒集其誌大人物亦是空虛亦殊無一備者後世作史何以供其採擇

此論尤通

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說此史家存疑之法漢書亦間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擬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義于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于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

氏乃眞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于古而喜之。予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皐以古文爲時文。却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泥滓不及面質、聊述所見、吾兄以爲然否、

予讀望溪文甚尊之而輒不滿于心讀此書爲之豁然然謂不得古文之義法亦似大過惟剷削大甚劉才甫自謂能極文章之精而不能極文章之大者得之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公傳

公諱掞、字藻儒、號顓庵、太倉州人、明建極殿大學士文肅公錫爵之曾孫、翰林院編修衡之孫、太常寺少卿時敏之第八子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康熙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孝感熊文端公爲館師。特器重公。與歸安孫編修在豐。有雙珠之目。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乞假歸省、丁生母沈太夫人憂、服闋還朝、主乙卯山東鄉試、遷左春坊左贊善、乞假歸、居太常憂、喪葬如禮。服闋補右贊善、充日講起居注官、

上以江浙人文之地。提學道不得人。改用翰林官。令九卿會舉。由

是吉水李公振裕　命視學江南而公得浙江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報滿擢翰林院侍講三轉至侍讀學士庚午主順天鄉試超遷內閣學士甲戌殿試充讀卷官音吐閎朗　上傾聽不倦及館選日　上御保和殿故事惟大學士侍殿上餘皆立階下　特命公與同直學士三人入侍咨詢人才後遂以爲例遷戶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時西安大同開捐例因緣爲姦者多公防檢有方胥蠹斂手筦寶泉局不名一錢轉吏部侍郎首禁臨選駁查臨掣買籤之弊某織造之弟以賄得南海令公扣其缺曰法自近始吾不能廢法徇勢要也江南十

府糧道缺出有候補監司武國楹者欲得之議官時人多屬意于武公曰此地缺非選缺也班次一紊後即爲例繫一人者小弊銓政者大力持不可抵牾武以千金餽公且訂後效麾而去之故沓山令張令憲父子死賊難　朝廷追卹予廕承廕者其長孫進也年滿咨部部議歷年太久恐有假冒格不行公昌言曰令憲父子以兩命博一廕今以年久靳之教忠之謂何乃與尚書澤州陳公侍郎崑山徐公別議以上卒從公等議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疏請監生就試本省毋預京師九卿初不然其說惟孜再疏堅執眾無以難公曰太學之設三代以來未之或廢奈何以

一時流弊舉與賢育才之地而空之乎鄭議竟寢遷刑部尙書先是各司定讞不錄漢供公言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欲其彼此參酌今供詞俱非漢語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若隨聲畫諾漢官便爲虛設矣今嗣後錄供兼滿漢永爲例是時州縣姦民多摭細事赴部控訴公言　朝廷設官有體惟元惡大憝司寇行法其餘皆有司之事非可越俎而代也或慮旗人非州縣能制則現設理事官上之督撫監司亦足彈壓何至千百里外拘繫對簿大者淹繫牢狴小者失業破家而所爭止于薄物細故非欽恤制刑之意也乃請禁止改工部尙書轉兵部又轉禮部公任事日久徧

任部後總作

一求文章節奏

歷六曹初涖官必告同事曰某于公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之而聽固善不聽必愚見之誤也亦不敢固執然此爲事介兩可者言也若確見其失萬不可假借者諸公自爲之某不能唯唯聽命也同列皆敬重公事有不決俟公一言乃定是時士子以

遂援轉禮部

上六十萬壽請開恩科事下禮部同列以舊例所無難之公曰以萬年之

聖主嘗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費爲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倘不惜出所有掐集賓客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于此遂如所請以上立命舉行公在翰林已負公輔之望

及爲六卿　眷注益渥天下皆謂公旦暮入相而公回翔喉舌之（入閣時再作二頌）地垂二十年淡泊恬退夷險一節

上益以賢公康熙五十一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仍兼經筵講官閣臣例不兼經筵公在講幄久敷陳得體特有是命國朝大學士兼經筵者惟崑山桐城澤州及公而四通州增置倉廒科臣奏請開捐下內閣九卿議公與安溪李文貞公皆不畫題（會疏見文貞公集）而極陳捐納之弊云臣每見鄉里童騃一旦捐貲儼然民上或分一縣之符或擁一道之節朝章國故從未經心官箴民隱何曾注念不惟濫觴名器亦且爲累地方宜禁止以塞僥倖之路杜言利

之門特諭所奏探合朕心飭九卿再議明年八月主禮部會試其冬以疾請解閣務御批卿但安心調養朕同事老臣漸少實不忍言明年春病稍愈即入直得旨再加調養不必每日到閣五十七年

孝惠皇太后升祔議者以

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公曰

皇上聖孝格天疑者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躋 孝端之

（此亦不減於次序）

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議者不從公言 上

果以為非是令改正焉五十八年元旦日食詔停止朝賀廷臣以

交食一定之數、不足爲災、欲固請受賀、公言聖人敬天、無微不謹。仰成君德、正在此等。乃止六十年三月、以陳請建儲忤旨、率長子（此衆何與○其○家○屏）奔詣伏闕待罪、凡五日、詔弃濟赴軍前効力、而公仍留內閣。公自以待罪之身、不敢起視事。其冬、車駕自熱河回鑾、公迎至石槽。上泣、內監慰問甚至。明年元日、諸大臣具摺上壽、公亦未敢列名。上還其摺、令列公名。乃奏對日、賜宴太和殿、宴畢、召入西煖閣、賜坐慰勞、尋詔視事如故。公之忠直無它腸、至是乃大白。及聖祖升遐、公宿閤中、朝夕哭臨、悲哀逾節、病日劇、輿歸第。世宗御極之元年正月、上疏乞休。詔以原官致仕、仍留京備顧

問其禮遇如此公嘗言貴爵爲丞相勳名滅于治郡時論者惜之

又作一束與前段相對

吾愛恩至深非奉行文書可以塞責故于預建國本陳奏至再至三觸言九死而不悔又嘗密奏請減蘇松浮賦御史張建策請於浙江開礦公密疏乞禁止皆未嘗告人也及被譴日詔出公摺付內閣眾始知之素有人倫之鑒文臣如范時崇陳璸朱軾李陳常武臣如穆廷栻杜呈泗皆公所薦舉後多知名楊編修繩武者公門下士也其言曰公風度端凝儀觀外朗左目有痣赤如丹砂由詞臣登宰輔皆出特簡不由援引外溫和而內剛正單寒後進以文求謁接之藹如而要人炙手可熱者屏勿與交退食之暇不廢

即以此總前幾

絲竹一面之知或推食解衣予之而脂膏之地未嘗染指世固有色厲內荏言清行濁之士不能登其堂而不免屈節于貴倖故人不能分其惠而不免受金于莫夜者此公之罪人也世以為知言

公兩子長奕清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按察僉事

此公為一代完人兼有大節所到處皆有可紀而入閣以後尤卓卓不羣非坐鎮雅俗摸稜兩可之可比也文挨次寫來其人之本末並見亦是成體之文若入方望溪姚姬傳手六曹事必只載自陳數語而專重入閣入閣事亦只敘祔廟建儲而此外皆刪矣其何以如見其人如處其地愚是以知文體之正終在此而不在彼

内閣侍讀嚴道甫傳

嚴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寧人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李贈舉子夏二字令對即應聲曰亥唐（此可與竹垞眉櫻王瓜作對）李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修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及補縣學生學使夢侍郎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長明曰貧乃士之常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耳因爲之盧運使見曾立延致之是時東南名士多假館馬氏齋長明虛心質難相與上下其議論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七年

天子巡幸江南長明以獻賦召試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即奏充方略館纂修官以書局在內廷許懸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一日戶部奏賦役全書所載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并入地丁項下內閣已票擬依議矣長明言於劉文正公統勳曰雜項既經折色即爲正供若并去其名目異日如薪紅茶藥之類更有需用必復加徵是重困民也（深思遠識）劉公曰不圖後生有此議論即令駁止之因爲入軍機處行走傅文忠公恒亦器重之樞廷有重難事輒委決焉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并所裝物求之不獲越二日一人牽駝而至且謝罪問之乃故軍機蘇拉緣事

遣配者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公一人今僾無它裘非公而誰問既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耳勞以錢而遣之

上嘗問軍機章京中人才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者多若有守有爲可繼胡寶瑔者嚴長明一人耳長明內直日久諳悉典故尤務持平特表三事尤雲南糧儲道羅源浩虧銅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員汪大鏞銀一千兩有旨加罰十倍以一年爲限逾限卽正法羅已納正項十有一萬矣仍有分賠六萬未完而限垂滿羅是乞展限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會試入闈諸公相視莫能決適有 行在宣諭軍機大臣事長明卽詣貢

院撾鼓求見劉公宣　諭畢因從容曰羅觀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闈恐無及矣其所欠者分賠屬員之項昨見吏部檔汪大鏞捐復赴補直隸屬員既邀寬釋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極刑可乎即於袖中出請寬限稿求畫押劉公義而許之長明出以示諸公列銜會奏果奉　俞旨令汪大鏞分繳欠項而羅得出獄矣擢內閣侍讀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纂修官長明于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見便能通曉嘗奉　命直經咒館更正繙譯名義蒙古源流諸書書成槪進秩焉以父憂去官尋丁母憂哀毀過禮免喪後引疾不出築室三楹顏曰歸求艸堂藏書二萬卷金石文字三千

卷日吟咏其中海內求詩文者踵相接從容應之無斁邑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偏交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後其自命如此畢中丞沅巡撫陝西、招至官齋為文字交因得遊太華終南之勝詩文益奇縱所得金石刻益富在秦中十載撰次西安府志八十卷漢中府志四十卷皆詳贍有法晚歲為廬江書院院長卒年五十七生平著述有歸求艸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錄、獻徵餘錄、知白齋金石類籤、金石文字跋尾、石經攷異、漢金石例、五

岳貞珉攷、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小錄、南宋文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吳諸志、凡二十餘種、子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論曰予友曹學士仁虎有言政事可以文飾惟文學不可假借（此亦雋論）風節或激于一時而成惟文學非積久不能致予與侍讀交廿餘年聽其議論經緯古今、混混不竭、可謂閎覽博物文學之宗矣同歲召試得官者、欽程晉芳魚門、上海趙文哲損之、長洲吳泰來企晉、上海陸錫熊健男、彬彬爾雅、皆述作之選、盛矣哉。

此文亦佳論尤鄭重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秦文恭公墓誌

銘

太子太保尚書秦公以經術篤行知名海內起家詞苑官登極品歲甲申四月以疾請解任 溫旨不許八月復具疏乞回籍調理詔允所請仍照缺以待公既受命買舟南下疾遂革以九月九日巳時薨于滄州訃聞 天子軫惻賜白金千兩治喪具令有司議卹典祭葬如制諡曰文恭明年春 車駕南巡至無錫幸寄暢園 御製詩有養疴旋里人何在撫景愀然是此間之句寄暢園者公家別業也 上追念舊臣形于翰墨如此公可以不朽矣

其九月、孤子編修泰鈞等、將葬公于某原先期遣一介走京師、述
公遺言、請大昕爲文誌其墓、大昕于公爲年家子、又嘗主公邸第、
日月不居、忽已云逝、文雖不工、其何敢辭、謹按公諱惠田、字樹峯、
號味經、宋贈龍圖閣直學士襯之二十六世孫、世居無錫、爲右族、
雍正初析無錫置金匱縣、故公爲金匱人、曾祖考德澄、祖考松齡、
順治乙未進士、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諭德、考易然、常州府學
生、妣顧氏、本生考道然、康熙己丑進士、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
修、改禮科給事中、妣徐氏胡氏、生母浦氏、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
大夫刑部尚書、妣皆一品太夫人、公以乾隆元年賜進士第三人

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直南書房、丁蒲太夫人憂、服闋、補原官、
教讀上書房、遷侍講、進右春坊右庶子、陞通政使司右通政、擢
內閣學士、遷禮部右侍郎、丁給諫公憂、服闋、補禮部左侍郎、調刑
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兼理國子監算學、充經筵講官、擢工部尚書、
兼理樂部、調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過
入。方未遇時、給諫公以藩邸事牽連、須繫十餘年、閒檻車南北、炎
雨悲風、吏卒雜前、公隨侍膝下、百方營護、夜分就寢、流涕交頤、然
不令給諫公知之。及通籍之始、朝廷赦書屢下、給諫公猶不得援
例寬釋、公以新進詞臣、輒伏闕陳情、乞以身贖其辠、云臣本生父

其身罹重罪。已荷　天恩曲宥。祇因催追銀兩。力不能完。仍行圈禁。迄今九載。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內。侵染暑濕。瘧痢時作。寒熱交攻。奄奄一息。幾至瘵斃。竊所情關骨肉。痛楚難忍。臣雖備員禁近。而還顧臣父老病拘幽。既無完解之期。更無久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誠不忍昧心竊祿。内慚名教。伏惟
皇上矜慎庶獄。有一綫可原者。概予寬釋。當此　聖明孝治之朝。更逢溥海祝綱之日。惟有籲懇鴻慈。格外鑒宥。丐臣父八旬垂死之年。得以終老牖下。臣願革去職銜。効力奔走。以贖父罪。奏入。
天語嘉歎。遂有寬釋之詔。而未完之銀亦併豁免。由是給諫公儷

游林下者又十年公受詔感泣誓以身許國而　上亦鑒公忠孝有大用公之志矣公在學士時陳科舉學校六事（宦績只此一段槩括）在禮部練習掌故夙夜匪懈在刑部執法平允尤為　上所倚重同僚或持異議公援引律例必如所擬乃已遇司屬嚬笑不苟其以才能見者則薦引之不遺餘力眾莫不憚其嚴而服其公也公歿之後部中讞獄偶不當　上輒舉公名歎惜不置以是知公之盡心于職矣公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　上以敬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則杜門謝賓客著書不異為諸生時後進有通經嗜古者獎借不去口蓋天性然也（以下皆重乃寫其文學著述）公幼而穎悟及長從給諫公于京邸何屺瞻王

若林徐壇長諸先生咸折輩行與之交中歲居里門與蔡宸錫吳大年尊彝龔繩中為讀經之會嘗慨禮經名物制度諸儒詮解互異鮮能會通其說故于郊社宗廟宮室衣服之類尤究心焉上御極之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篤志經術可佐教成均既而直內廷課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為後學宗嘗言儒者多舍經以談道非道也離經以求學非學也故以窮經為主而不居講學之名生平所為文號味經窩類藁者凡若干卷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公夙精三禮之學及佐秩宗攷古今禮制因革以為禮自秦火而後漢儒保殘守缺什僅存一朱子生于南宋嘗有志編次

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為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黃氏楊氏未克竟朱子之志爰按周官吉凶軍賓嘉之目撰為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先經後史各以類別凡先儒所聚訟者一一疏其脈絡破其癥結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殫思二十餘年數易三四而後定自言生平精力盡于是焉少喜談易謂易者象也先儒詳于言理略于言象故撰周易象義日箋若干卷又謂詩三百篇古人皆被之管絃漢魏以降始失其傳然天籟之發今猶古也因與同志講求欲以今曲歌古詩庶協詩樂合一之旨又以近代聲韻之齊求有當本奏詞

刊正。上命公與武進劉公任其事。公建議、言古韻二百六部。今併為一百七韻。如元與魂痕當析為二、殷韻宜併入眞韻、不當入文韻。上聲拯韻去聲證韻、宜分出各自為韻。又攷定四聲表、兼采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說、欲通古音于等韻。時公已遘疾、而往復辨論、猶齗齗不置也。公之著述、其大者如此。若夫呂律算數、以及醫方堪輿星命家言、皆泝流窮源、得其要領。雖專門名家者、亦歎以為莫及。嗚呼、可謂有體有用者已。公生于康熙壬午十月十九日、歿時年六十有三。夫人侯氏、太學生某之女、封一品夫人。子四人、長泰鈞、乾隆甲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次復鈞、長殤。次鼎鈞、太學

生、次上鈞女二人、長適雲南劍川州知州稽承豫、孫男二人、沐日、沐恩、孫女六人、銘曰

西神峩峩二泉粼。造物鍾英生偉人。雙孝之澤流千世。啓佑祖考清華繼。惟公至行爲士宗。歷艱而亨神孝通。明刑十載邦憲司。三剌三衢公無私。斯人一去難再得。同朝盡傷　至尊惜政事文學一身兼。歿而言立公何憾。城西新阡卜云吉。千秋識之字不滅。

五禮通考一代大書既博且精文注重在此而他事亦未嘗不具不似他手之盡行刊落也

李南澗墓誌銘

己卯之秋予奉　命主山東鄉試得益都李子南澗天下才也塡榜日按察沈公廷芳在座起揖賀予得人越三日南澗投刺請見與語竟日所見益奇于所聞南澗與人交有始終雖交滿天下獨喜就予在京都日相過從其歸里也每越月逾時手書必至得古書碑刻或訪一奇士必以告及出宰劇縣在七千里之外奔走瘴癘簿書塡委而書問未嘗輟覼縷千百言從不假手幕客予嘗夢遊南澗官齋覺而書至意甚異之殆所謂同氣相求者去歲南澗自粵西貽予書言生癰於尻甚劇自後久不得音問又數感惡夢

今冬、其弟文濤使來告曰、吾兄以去年八月四日、病癰終於官舍。遺命不作行狀、以自編年譜乞先生銘其墓。嗚呼。南澗果死矣。世豈復有此才哉。南澗諱文藻、字素伯、一字茝畹、晚又號南澗、先世自環强遷益都之春牛街、祖元盛、父遠、皆以南澗貴贈如其官。南澗天姿俊朗。年十三、從父遊曹家亭子、作一記倣赤壁賦。已有思致。十五學爲詩。二十一補縣學生、好博覽今古、不爲世俗之學。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旣以第二人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成進士、 廷對策博贍。爲進士最。以補試例不與進呈之列。然讀卷官交口歎賞無異詞。久之謁選、得廣東恩平縣知縣、到任後、奉

檄署興安縣、又奏調朝陽縣。知縣。以海疆三年俸滿。保薦擢廣西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而沒、其居官以清白強幹稱。嶺南俗多竊牛。牛皮色相似。雖獲盜。多不承。有司無如之何。南澗始至。令有牛之家。各于牛角印烙私記。凡赴墟賣牛者。牙儈以印烙登簿。以印付買主。如告失牛。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驗墟簿。無得隱者。大府善其法。下所部行之。陽江民劉維邦、以母病、延道士作法、借鄰人刀十柄、縛梯上以驅祟。吏索錢不遂。取刀送縣。誣以不軌。南澗奉檄往勘。廉得其實。白於上官釋之。未幾、陽江令以它事被劾。銜南澗甚。遣親信僕潛至恩平。欲探陰事中傷之。居兩月無所得。乃

已潮陽民好械鬬往往殺傷多人南澗至則懸鉦於堂上有將鬬者令地保馳入城擊鉦以告立往拘治衆則散矣自是械鬬稍息縣故有東山書院延進士鄭安道為師購經史子集數十種以教學者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仕其地者多致富南澗去官之日囊橐蕭然還至番禺命工摹光孝寺貫休畫羅漢四軸以歸曰此吾廣南宦橐也性好聚書每入肆見異書輒典衣取債致之又從友朋借鈔藏弆數萬卷皆手讎校無鞔近俚俗之本於金石刻搜羅尤富所過學宮寺觀巖洞崖壁必停驂周覽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則盡搨之嘗乘舟出迎總督小憩南海

廟命僕拓牌秉燭竟夜比曉問總督舟已過矣其詩古文皆自攄所見不傍人門戶視近代模擬膚淺以爲大家度越也然口不道前輩之短以爲非盛德事過嶺後治公事日不暇給而詩益工郵亭僧院信筆留題雖輿隸皆知爲才子也生平樂道人之善鄉先正詩文可傳者必撰次表章之元和惠定宇婺源江愼修皆素未相識訪其遺書刊行之德州梁鴻翥窮老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咸目爲癡南澗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其在嶺表士子以文就質無虛日獨稱欽州馮昌敏順德胡亦常張錦芳作嶺南三子歌其奬借後進誠有味乎言之也子嘗戲諭南澗有三

反長身多髯赳赳如丈夫長而胸有萬卷書一也生長于北海官于南海二也湛思著書欲以文學顯而世稱其政事三也嗟乎以南澗居家之孝友當官之廉幹與友之誠信固已加人一等乃其所篤嗜者文章也文人之病恒在驕與吝而南澗獨否使其得志

世有此人雖執鞭亦所欣慕

必能使古之文士有以永其傳今之文士不致失其所而竟不遂此吾所以為斯世惜也悲夫悲夫南澗娶邢氏先卒繼室周氏生子三人章鄧章棉章姚俱幼女子三人銘曰

偉哉李生文中之雄兮四部七略羅心胸兮名登甲科官至五品不為不庸兮胡為不與石渠蘭臺之選以昌其文乃以能吏終兮

昔裴幾原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任彥升常恐不過五十果四十九而云逝嗟哉李生年壽適與同兮恒幹不可留修名永無窮兮廣固之里窣木翳如千秋萬歲過者下馬曰才子之幽宮兮

中敘政績前後皆寫文學交情先生于人未有殷重嗟惜如此者其傾倒可謂至矣